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歷史與空間

■ 張桂輝

又登潯陽樓

江南十大名樓之一的潯陽樓，位於江西省九江市潯陽區濱江東路908號，緊鄰川流不息、波濤洶湧的長江。潯陽樓初為民間酒樓，因九江古稱潯陽而得名，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歷史。登臨其樓，既能近觀長江，亦可遠眺廬山。

潯陽樓建毀年代雖無可考，但早在唐代，潯陽樓就頗有名氣了。這一點，從唐代詩人、德宗貞元年間江州刺史韋應物（737—792）《登郡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一詩中的「始罷永陽守，復臥潯陽樓」；唐代詩人、憲宗元和年間江州司馬白居易（772—846）所作的《題潯陽樓》等詩篇中，就不難看出，潯陽樓最晚自唐代就存在了，且一直沿存至清代。不過，真正使潯陽樓聲名遠揚的，是元末明初的古典名著《水滸傳》。因小說中宋江題反詩、李逵劫法場等故事情節，使潯陽樓名滿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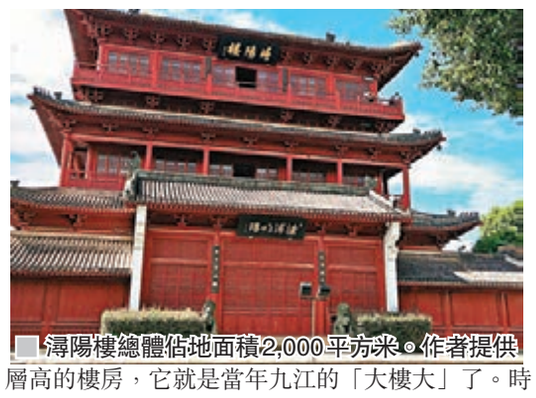
今天人們看到的潯陽樓，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由九江市人民政府重建的。那時，在潯陽區委宣傳部工作的我，就曾結伴光顧過。只是，三十多年過去了，對潯陽樓的印象，早已模糊不清。初秋的一天上午，我從廬山來到九江，準備乘坐下午四點多的高鐵返回福建。應戰友盛情之邀，在原九江軍分區招待所內一酒家共進午餐，一邊談天說地，一邊開懷暢飲。酒足飯飽後，離發車還有兩個多小時，有戰友要我一起去品品茶，我卻堅持要去看看樓。於是，同年入伍的戰友蔡生成駕駛私家車，左拐右拐，輕車熟路，很快把我送到潯陽樓西門前的停車場。

潯陽樓總體佔地面積2,000平方米。主樓佔地300平方米，建築面積為1,000平方米，樓高21米，外三層，內四層；九脊層頂，龍簷飛翔，灰瓦朱欄，四面迴廊，古樸凝重。跨越千年、坐北朝南的潯陽樓，背依滾滾長江東逝水，面迎巍巍廬山南來風。樓的南北兩面頂簷下，各懸着一塊由趙樸初（1907—2000）題寫的「潯陽樓」巨幅匾額。南面大門兩邊柱子上，一副由當代著名書法家、中央文史館館員、中國美術館館員王遐舉（1909—1995）先生書寫的《水滸傳》第39回中「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的對聯，分外醒目，撩人心扉。橫批「湓浦明珠」。

潯陽樓南門，緊鄰車水馬龍的濱江路，長年緊閉。我買好一張20元門票，迫不及待地從西門進入一樓。最先映入眼簾的，是獨具特色、豐富多彩的「瓷器裝備」——大廳東西兩面牆上，分別鑲嵌了兩幅大型瓷板畫，彩繪的內容有：「宋公明發配江州城」、「潯陽樓宋江題反詩」、「黃文炳設計害宋江」、「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等，於無聲中為潯陽樓增光添彩。大廳北面，陳列着一套造型各異、迄今為止內地旅遊景點上唯一的《水滸》一百零八將人物瓷質座像。在「聚義堂」、「忠義廳」匾額下，這群栩栩如生的英雄好漢們，活靈活現地在這裡「集結」、向遊客「亮相」。二樓為當年宋江醉酒題詩處，現仍備有宋江曾經喝過的那種酒，以及吊人胃口的「水滸宴」。有酒興的遊客，還可以在此體會一番把酒臨風的雅趣；三樓是中空的迴廊，四周牆上掛滿了大幅字畫；四樓既是茶室，也是賞景的最佳處，擺着四張仿古桌椅。我發現，每張茶桌周邊，都坐滿了優哉游哉的遊客，或品茶，或敘談……

潯陽樓，除了樓宏偉壯觀，其間多幅出自名家之手的書畫作品和詩詞楹聯也頗值品味。如，一樓那副由中國詩、書、畫藝術大家，江西九江彭澤籍書法家陶博吾（1900—1996）撰書的楹聯：「讀宋江反詩，想豪傑悲歌，彷彿潯陽曾血染；望廬山秀色，縱飛雲變幻，喜看湓浦新高樓。」二樓一副由著名九江籍作家杜宣撰書的：「果有潯陽樓乎，將宋江醉酒，壁上題詩，寫得有聲有色；如無水滸傳者，則梁山聚義，替天行道，就會無影無蹤。」我對三樓那副由宋才葆（生卒不詳）所撰的「舉杯酹月，想公瑾麾戈，陸郎懷志，青蓮高詠，白傅慨歌，千古風流弘此世；縱目憑欄，收匡廬鬱黛，揚子雄濤，湓浦風霞，柴桑遠照，八方靈秀萃斯樓」的楹聯，尤為感興趣。其上聯列舉的是歷史掌故，下聯描繪的是自然景觀。對仗雖有欠缺，但全聯詠史寫景，如同畫龍點睛。還有張乃方撰，能堯昌書的：「大鬧江州，人言此事樁樁有，百代流傳，無非天下英雄，借題書壯志；細觀水滸，我覺其文句句真，千秋炳煥，信是世間才子，因史撰奇文」等，文韻豐潤、意味深長。我因此得出一個結論：參觀一次潯陽樓，如同品嚐一頓歷史文化美餐。我想，每一個慕名參觀這座江南名樓的遊客，只要逐層而上，從外到內，漫步繞行，慢走細看，都會觸景生情，心潮澎湃，浮想聯翩。

潯陽樓與廬山遙相呼應。白居易當年在詩中，就曾寫道：「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爐峰煙。」在我印象中，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偌大的九江市只有八角石路段，有一座五



■ 潯陽樓總體佔地面積2,000平方米。作者提供

層高的樓房，它就是當年九江的「大樓大」了。時隔四十年，二三十層的高樓大廈，不計其數，見證發展。那天下午，我登上四樓，視線穿過潯陽古城林立的樓群，還可以清晰遠眺藍天白雲下的廬山。可是，用不了多久，與潯陽樓一路之隔的樓盤拔地而起後，廬山就會被高樓所「遮罩」。到那時，人們大概只能從樓房的「縫隙」間，若隱若現、亦真亦幻，看到一點廬山的影子了。想到這裡，心中有種五味雜陳的感覺。

站在潯陽樓上，放眼望去，東邊，是飛架南北的九江長江大橋；北面，是騰飛的湖北小池；南面，是繁華的九江新貌。而浪濤滾滾、波光粼粼的長江之上，當年常見的運煤船，早已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滿載着集裝箱、河沙等貨物的大大小小貨輪，或順流而下，或溯江而上，你追我趕，繁忙有序。目光移到濱江路上，大車、小車、貨車、客車，一輛緊接着一輛；銀行、醫院、賓館、商場，一家緊挨着一家，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所有這些，在一千多年前，即便是韋應物、白居易等善於奇思妙想的詩人，怕也不敢想、想不到的。同樣，一千多年後，潯陽樓、九江城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我等也無法想像。但是有一點是可以預料的——與潯陽樓有關的歷史文化，將與人類一道生生不息、世代流傳。電視片《九州方圓》的主題歌唱道：「中華自有雄魂在，江河萬古流。」套用這句歌詞，我想說，人間自有歷史在，文化萬古流。待到歲月流逝越千年，長江會不會變窄了，廬山會不會長高了，潯陽樓會不會易地了，無法判斷，不得而知。但描述、讚譽潯陽樓的詩詞楹聯、佳作美篇，還會口口相傳，萬古長青。

潯陽樓由曾設計過黃鶴樓的工程師向欣然先生設計，他參照輿刊本《水滸傳》插圖和宋代《清明上河圖》的建築風格，進行精心構思，賦予潯陽樓獨特的韻味，吸引着南來北往的遊客。隨着九江這座古老城市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世界文化遺產地——廬山的聲名鵲起，越來越為世人所矚目。我相信，古老而又年輕的潯陽樓，必將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悠久的歷史典故，成為長江之濱、廬山北麓的一顆璀璨明珠。

書若蜉蝣

■ 葉 輝

新蒲崗的雨天

新蒲崗讓人想起什麼？或為梁秉鈞寫於1974年7月的詩作《新蒲崗的雨天》，那一天應為《中國學生周報》易手前最後一日，此詩即景抒情，當中多所寄寓，近日重讀，猶略覺惘然。

詩說：「我又乘車回新蒲崗／雨卻落下來了／遊樂場的摩天輪沒有轉動／只是釘在半空／公共汽車停下站／樹叢後的紅與黃是花朵嗎／是一輛貨車的顏色吧了／雨落下來／大渠裡土黃的水流混和染紫的污水／有人站在舊輪胎壓扁的屋背／和生銹的車殼間／我們走一段泥濘的路」。

啟德遊樂場瀕臨結業，「在新蒲崗，雨下過沒停／工廠大廈的灰牆旁／冒出一縷白煙／雨不斷踐踏它／我們在大廈夾縫的大排檔避雨／吃一碗牛腩粉／看雨從布篷的邊緣滴下來／濕漉漉的新蒲崗的雨天／放工的時候工廠湧出人潮／擠在太狹窄的簷下避雨／總有點滴的寒冷／滴入人的衣領去／雨透過報攤蓋着的透明膠布／敲打書籍／穿花衣的少女／避雨時讀一本四毫子小說／藍綠和黃色油漬的花紋／流下路邊的溝渠／這不是我們可以攔阻的」。

詩說：「我們在別人放工的時候回去／狹小的報社／背後的櫃上壓滿蒙塵的舊報／人們都離開了／我們還留下來拆信／希望拆出一首詩／一朵花／一聲招呼／有時老闆上來／校對他的散文／有時老何坐在對面的椅上／談他始終沒有動筆的小說／一個女孩子說古板的教師／和獨木舟的夢想／我們喝一杯福記的咖啡／總是這麼多凌亂的紙張／人們都離去了／是關門的時候／離去時熄去一盞燈／多一份雨的寒冷」。

詩說：「有時大家都窮／找誰的祖母借錢吃一頓晚飯／傾談至夜深／總還有計劃／還有下一次怎樣／那時我們相信／有些東西不會煙圈一般輕易消失／喝了幾杯酒／互相鼓勵寫偉大的小說／分手的時候／我們走向街頭／在人群中分散／老黃走向奶路臣街／我們曉得／他甚至會向一切在街頭圍觀電視的／蒼蠅、虐蚊、大象和小型房車／推銷他的舊書／而老李帶一瓶啤酒乘小巴回到青山／他會在半途把眼鏡掉到車外／然後回家告訴他女人／吃苦瓜可以使人心胸廣闊……」

此詩尚與諸友言志：「雨下着，在新蒲崗／壁上白色的字體剝落／最後只剩下一面赤裸的灰牆／我們避雨時／用手指醮水寫在牆上的線條／不一會便被雨水沖去／一輛公共汽車駛來／幾十人爭着衝上去／而我們走一段泥濘的路／最後一次回到新蒲崗／時候已經晚了／人們現在怎樣／聽說老麥現在以說色情笑話為樂／聽說老白現在酸溜溜的／而老阮那麼時髦／甚至嘲笑一切印出來的東西／這是個濕漉漉的雨天／機器仍在轉動／它們快要只印數字和資料了／……／在這個濕漉漉的雨天／在這很晚很晚／人們都離去了的時候」。

梁秉鈞此詩寫於44年前，近日重讀，遂讀出一份舊日文人的情懷，李國威與梁秉鈞俱先後離去了，其餘各人如今可安好？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八十九）

明代高僧憨山德清（之六）

死盡偷心活計，
做成沒用生涯，
收拾無窮妄想，
換將一朵蓮花。

明代高僧憨山德清詩（之六）

素仲配畫
甲午秋日

憨山大師著作名為《夢遊集》，取名是從他的詩作結集而來。憨山大師在《夢遊詩集》自序中說：「集稱夢遊，何取哉？曰：三界夢宅，浮生如夢，逆順苦樂，榮枯得失，乃夢中事時。其言也，乃紀夢中遊歷之境，而詩又境之親切者，總之皆夢言也。」

啟悟隨筆

出家人的「偷心活計」是指用一些玩花樣的把戲，例如有人說在禪定中能見菩薩，見佛，甚至更多帶有欺騙信眾的做法。憨山大師對出家人的這種行徑是非常反對的，故此，警惕出家人切勿做這些伎倆，才能達到修行的目的，才得以換取蓮花一朵，修成正果。俗家人，何嘗不要警惕呢？許多人挖空心思去進行一些騙人伎倆，這又何嘗能得到好結果？

豆棚閒話

■ 薛 明

唱段是普及戲曲的橋樑

漢劇、贛劇、秦腔等古老劇種，為什麼沒像黃梅戲、越劇、錫劇那麼容易普及？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黃梅戲、越劇、錫劇，每個劇種都留下幾段人人能哼的唱段。別小看普及性的唱段，它為劇種傳承起到了橋樑作用。黃梅戲的「樹上的鳥兒成雙對」，錫劇的「推呀拉呀轉又轉」，越劇「書房門前一枝梅」……唱了數十年，為劇種的普及起到了橋樑作用。

此外，評劇有「巧兒我領了棉花」，豫劇有「親家姆，您坐下」、「劉大哥！」，滬劇有「金絲鳥」、「志超讀信」，京劇更多了，這不能不說到「樣板戲」。那時，很多人都會唱「提籃小賣拾煤渣」、「我家的表叔數不清」；解放前有馬派「我坐在城樓」，近期又流行梅派「梨花開」。

電影戲曲片，也為戲曲的再創輝煌立過汗馬功勞。一部《紅樓夢》，培養了多少越劇迷？很多學生都會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可惜，上述這樣的唱段，川劇沒有，漢劇沒有，秦腔也沒有，曲高和寡。研究振興戲曲的朋友們，有沒有發現，沒有唱段的普及，就沒有劇種的興旺。這是戲曲發展的一個規律，對於粵劇的發展同樣適用。

希望沿着此道路探索下去，找一條「振興戲曲」的康莊大道！

大部分古老劇種，建議通過電影來普及，川劇和婺劇的《白蛇傳》，太美了。可以由造詣很深的藝術家牽頭，通過精湛的藝術處理，拍成很好看的電影。這些劇團也可以巡迴演出。昆曲的折子戲，也可以錄像，然後在央視十一台播放。

文化部要做大文章。各省、地、市、區要調既懂行，又有工作熱情的幹部到專業劇團去當領導，編、導、演也需要及時培養。否則，無法推動戲劇事業的發展。既然唱段是普及戲曲的橋樑，建議適當在中小學開設「戲曲唱段」教唱課。央視和省市電視台定期比賽，發現苗子，重點培養。

古典瞬間

■ 唐寶民

哪有那麼多意義

北宋著名理學家張載曾這樣闡述自己研究學問的目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段話說得氣勢豪邁、豪氣沖天，感動了之後的許多讀書人，因此，許多讀書人在談及自己讀書寫作、做學問、搞研究的目的時，都將「目的」拔到相當的高度，為之賦予了相當大的意義；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的，有幾位大家在此問題上就比較另類。

金岳霖是大學者、著名哲學家，在西南聯大，他是講授邏輯學的，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但也很枯燥，當時，有一個學生就問金老：「你為什麼要搞邏輯學？」本以為金老會講出一大堆諸如「為了重振漢唐雄風」、「為中華民族爭口氣」之類冠冕堂皇的豪言，可是，金老的回答卻十分令人失望，堂堂大哲學家，竟然說自己研究邏輯學的原因只是因為「好玩兒」！在閱讀語言學家趙元任的相關史料時，筆者也看到了相同的回答：有一回，趙元任的女兒問父親為什麼要研究語言學？趙元任的回答和金岳霖一樣——「好玩兒」！學者徐百柯因此感嘆道：「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着頗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譁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201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中國作家莫言，消息傳開後，莫言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很多評論家也紛紛解讀莫言的寫作，對莫言寫作的動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他的寫作是「為弱勢群體代言」，「為人類的不公正吶喊」……可是，當有記者就此問題採訪莫言時，莫言卻說：「我寫作的最初的原動力，可能很低級，就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命運，為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說得更俗，就是為了天天能吃餃子……」

柏楊先生是雜文大家，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發表了大量雜文，批判的鋒芒直指統治階級。因此，有些評論家在寫柏楊時，說他選擇寫雜文，就是為了與當權者作鬥爭；但柏楊卻說，他當初開始寫雜文的心態，只是為了免於飢餓，並沒什麼崇高的理想，所以最初也只是談談女人、婚姻之類的軟性話題，至於向專制暴政挑戰這種偉大的理想，根本從沒想過。

在上面提到的幾位大師身上，我們看到了他們極為坦誠的一面——關於自己做學問的動機，他們拒絕了那些言過其實的過度闡釋，而是給出了一個極其樸素的答案。這種樸素的回答，雖然破壞了自己身上「神聖」的光輝，但卻令人更加感動，因此，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必將更加親切、偉大。

來 鴻

■ 俞慧軍

月是故鄉明

朦朧的月色中走進故鄉。雨霽後的鄉土神秘而岑寂，那一片片滾動着晶瑩水珠的翠竹，那一簇簇漫過鄉村古道的杜鵑，那一排排扎根於鄉土的香樟；而遠處遍野的稻穗在蒼茫的秋月之夜彰顯出季節的豐稔。走在若明若暗的瀰漫着泥土芬芳的鄉道上，心中油然升起一種對故土對親人的摯愛與眷念之情。那個曾經送我遠征的同村夥伴，那個曾經別離時默默相送的鄉鄰，那個依稀能辨的鄉間候車亭……那個兒時觀看露天電影的荒草場，如今已崛起了一座座嶄新的樓宇。

故鄉的輪廓在歲月的烙印中變得悠遠而模糊，但關於故鄉的人和事卻在歲月的嬗變中愈顯清晰。高中畢業後回到了哺育我的家鄉，回到了那片寄託着青春夢幻的鄉土，與那些有着豐富農事經驗的「老農」結緣，與心心相印的夥伴風雨同舟。那時農村勞力的管理是以生產隊為基本單位的，農人們聽隊長的哨聲下田幹農活或收工回家，而那時的農活大多是拔草、除蟲、積肥，農人們很少有空閒。春夏秋冬在田裡幹活的農人，是以出勤所得工分到年終結算報酬的，一般的農戶二三個勞力到年末僅能換來全家的口糧，尚可基本解決溫飽。忙完冬麥的播種，縣裡便號召冬修水利。我先後參與了二干河、新西河、東橫河的疏浚工程。東橫河工程是在雨雪紛飛的寒冬完成的，那時生產隊的壯勞力全部吃住在水利工地，我們借住在乘航鄉一戶姓卞的農家，睡的是稻草地鋪。稻草是生產隊集體帶去的，被褥都由各人自帶。年輕氣盛的我在疏浚河道的水利工地上連續奮戰了20多個晝夜，同村去的夥伴生病回了家，我卻堅持幹到水利工程的完工之日。記得在東橫河水利工程的疏浚中，我們生產隊劃定的那片疏浚地段是一片爛泥地，挑了一上午的土，先後坍塌五次，拓浚工程遇到了困難。後經過縣水利專家採取多種措施，才完成了那一段艱巨的疏浚任務。水利工程剛完工，我接到了光榮入伍的大紅喜報，參軍保國的夙願實現了。

月是故鄉明，人是故鄉親。參軍告別故鄉的那個冬日的早晨，鄰居錢大媽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新兵們在鄉政府大院裡集合，起程前鄉裡組織我們這些即將踏上軍營的新戰士看了一場電影，片名叫《南征北戰》。那時能看上一次免費電影也是農村孩子的奢侈了。去送新兵的親人大多是孩子的父母。那些送孩子入伍的父母眼睛紅紅的，有的甚至淚流滿腮。母親所在單位的一個同事也來送行並問母親：「師母，你怎麼捨得送兒子去當兵？」「參軍光榮，吃點苦能鍛煉人！」

這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為人處事至今仍影響着我。從部隊退伍後，我被安排在縣城一個單位幫助工作，但與故鄉的聯繫卻更加密切。鄉村有我年邁的父母，有我情同手足的弟妹，更有朝夕相處的童年夥伴。我從事的是宣傳工作，白天深入基層採訪，晚上寫稿到零點以後是常事，無論颳風下雨，幾乎每天都是在夜深人靜之時騎上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在星夜或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從縣城出發，經過2小時左右才能回到鄉下的家。記得每次回家總要經過那條依稀可辨的鄉間小道，碰上綿綿陰雨，鄉間的土路更是泥水漣漣，只能挽起褲管肩扛着自行車在泥濘中跋涉。父母、妻女總為我擔憂，然而生長於農村的我練就了黑夜走路的本領。正是這一次次從縣城返鄉的過程，把我青春的牽掛與印記留在了這長長的鄉道上，以至成為走出鄉村後銘心刻骨的懷想。

那時的鄉村農家，夏日是最難熬的，沒有電燈更沒有空調，搖着蒲扇度炎夏。而冬天農家都拿出自留田裡採摘的棉花，請一個彈棉匠到家裡定製「棉胎」，便能度過一個寒冬了。

在縣城與鄉村往返的10年中，我曾在鄉村那個道口守望過一個又一個昏黃的落日和落日後寂寞的夜晚。後來我考入了蘇城一所成人院校，畢業後進了機關工作，然而無論何時何地，綿綿的鄉土情結卻愈加濃烈。其實鄉村與城市的概念在經濟發達的蘇南已成為時尚話題，在城鄉一體化的今天，農民與城市居民稱謂的內涵正在發生質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外延已融入農村城市化的洪流，嬗變為時代的最強音。走出鄉村，其實是觀念上的；每一個從鄉村走進城市的人，終究也走不出生養他的鄉土，因為故鄉才是遊子生命棲息的溫馨天堂。